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加拿大)
斯蒂芬·坦纳 / 著

歌剧界 奇闻逸事

观众今天爱你，明天则杀了你

Audiences Love You Today & Assassinate You Tomorrow

剧场门厅里的闲聊

Talk in the Foyer

我讨厌无聊的歌剧

I Hate Boring Opera

愚蠢得像男高音——自负得像女主角

As Stupid as a Tenor — As Proud as a Prima Donna

歌剧的性别——男性的、女性的、中性的

The Gender of Opera — Male, Female, or Neutral

剧院经理、总经理和事物所的傻瓜

Opera House Managers, General Managers and Office Idiots

所有的批评出自有驴耳朵的音盲

All Criticism Comes from Donkey-Eared Tone Deaf

可怜卑微的作曲家

Poor and Humiliated Composers



人民音乐出版社

欧美畅销系列 · 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歌剧界 奇闻逸事

〔加拿大〕斯蒂芬·坦纳 / 著
李 玫 /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剧界奇闻逸事 / (加)坦纳著,李玫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8

(欧美畅销系列:轻松解读音乐丛书)

ISBN 7-103-02542-8

I . 歌… II . ①坦… ②李… III . 歌剧-艺术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 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7691 号

责任编辑:苏兰生

责任校对:颜小平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3358 号

Opera Antics & Anecdotes

本书由加拿大 Sound And Vision 公司授权

人民音乐出版社独家出版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5 1 插页 7 印张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45 册 定价:11.2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8278400



前 言

塞缪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称歌剧是“一种奇异而无理性的娱乐表演”——他至少说对了后一半。

我认为这种所谓理性的艺术形式就是：如果咪咪穿着宽大的穆穆袍^①，就意味着她正日渐消瘦，将要死去；在这理性的艺术形式里，微弱的男高音渲染着强健的女高音，歌手们全力以赴地用歌声把他们最隐秘的情感和最内心的思想传递到音乐厅最后一排。

然而，如果没有歌剧，我们将失去如此美妙的音乐，许多人将会失业，他们不得不站在街角等待救济品，或者更糟的是，在地铁里唱歌以挣点儿小费。而且，像斯蒂芬在这本娱乐性的新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歌剧，我们将失去大量关于歌唱家、经理、舞台监督和其他那些舞台设计——他们在歌剧舞台上设计出奇妙的、前所未见的世界——有趣、滑稽的娱乐故事。

圆熟的社交能力使坦纳令人羡慕地得到机会成为歌剧圈子里的人物，不仅是在幕后，甚至作为演员，扮演过诸如拿着长矛站在台上的角色，更不必说还曾扮演过有一两段唱段的角色。（我自己最了不起的表演经历是在孩童时，曾在一出真正的歌剧《丑角》中扮演衣衫褴褛的唱诗班中的歌唱少年。至少我被用粗布装扮成一

① 咪咪是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的女主人公，穆穆袍是夏威夷地区妇女们爱穿的一种色彩鲜艳的宽袍子。——译者注

个乡村少年，不像我的唱诗班同伴——他现在是歌剧界的世界著名男中音，在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以免令他尴尬——他无可选择地穿上最后一件戏装，扮成一个农村小女孩。当然，这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也没有破坏他的艺术生涯。)

坦纳多年来，密切关注歌剧界，收集耳闻目睹的所有轶闻趣事(如果你在幕间休息时发现他就站在你旁边，你可要说话当心，他可能正好记下你的言论)。坦纳的那些好故事并不只是得自音乐家本人，许多是从舞台监督、司机和其他一些幕后人物那儿听来的。这些人才真正了解实情，他们知道大量鲜为人知的事情。

无论坦纳怎样嘲笑过歌剧的华丽或愚蠢之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热爱歌剧，只有真正了解歌剧的人才可能真正爱歌剧。这本有趣的书表达出对歌剧的爱戴之情，当你读到一些令人生气的故事或卖弄做作的故事时，它会调节、抚慰你的心情。

记住，歌剧并不全是不好，只是有时候、有些方面，像这书中描述的那样。

——戴维·W. 巴伯

目 录

前 言	(Ⅲ)
序 言	(1)
第 一 章 活泼自由的序曲	(4)
第 二 章 不幸事故、失误、即兴表演——常规性的破坏 ...	(7)
第 三 章 他乡有他俗	(20)
第 四 章 你认为那是演技吗?!?	(28)
第 五 章 观众今天爱你,明天则杀了你	(34)
第 六 章 戏楼里大喝倒彩,舞台上反唇相讥	(47)
第 七 章 剧场门厅里的闲聊	(65)
第 八 章 莉莉·庞塞尔和埃齐奥·匹萨饼演唱《多朵和 埃涅阿斯》	(70)
第 九 章 我讨厌无聊的歌剧	(80)
第 十 章 你是琼·萨瑟兰吗?不,我是贝弗利·西尔斯	(85)
第十一章 屋里有咽喉科大夫吗?	(88)
第十二章 酒精、牙签和其他专业危险品	(94)
第十三章 愚蠢得像男高音——自负得像第一女主角	(107)
第十四章 独占掌声、抢戏和破坏	(117)
第十五章 歌剧性别——男性的、女性的和中性的	(124)

第十六章	这体形合适吗?	(131)
第十七章	为什么没有举行一场独唱音乐会	(135)
第十八章	我教的是拜尔坎托(Bel Canto 美声唱法)	
	别人教的是坎拜尔托(Can Belto)	(140)
第十九章	剧院经理、总经理和事务所的傻瓜	(151)
第二十章	所有的批评出自有驴耳朵的音盲	(160)
第二十一章	歌剧能致富——多半是胡说	(171)
第二十二章	托斯卡尼尼和其他挥动指挥棒的人们	(176)
第二十三章	可怜的、卑微妥协的作曲家!	(192)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絮语,嘲讽和奖励	(205)



序 言

歌剧界人士多是互相取笑和嘲弄，他们可能把拇指放在鼻尖上互相表示轻蔑并以此为乐。他们的嘲笑声是剧院生活永恒的主题：白痴、空虚、失策、坏运气、贬损、“诡计”，当然，还有桃色事件。

总之，台后真实随便的气氛与台前的庄重大不相同。

五十多年来，我周旋在歌剧界人士中，与他们分享欢笑和友谊，不止是和几个明星，而是与道具搬运员、指挥、捧场专家、舞台导演、钟琴乐师、舞美设计、票贩子、声乐教师、剧院包厢里恢谐幽默的人、歌手代理人、引座员、歌剧史学家、咽喉科大夫、声乐学员和各种狂热的追随者。关于歌剧这种崇高的艺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离奇古怪的或现实的说法。

大部分歌剧的男主人公都是男性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满脑子极错误的政治观念。例如，他们认为是最杰出的神、新式的贵族操纵着这个崇尚男性统治的社会，这些自大狂们的习性是嗜好战争、谋杀、掠夺、强奸、乱伦、绑架、酷刑和各种能想像出来的阴谋诡计。在那些 19 世纪的传统情节剧中，女高音总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违抗她周围对她发号施令的男人，诸如父亲、兄弟、监护人等等，最后的结局总是在一个女修道院里，患精神病或自杀。这种给年轻女性听众的道德课非常生硬。

当然，歌剧的情节总是扭曲现实的，像一面哈哈镜，但后台真实的滑稽幽默则比歌剧情节来得更有效果：男高音是愚蠢的肉砣，

女高音则是傻胖子，指挥是男性至上主义者，总是粗鲁地说个没完。诡计多端的竞争者总扯着嗓子，发出比猫头鹰和雾中号角还高的尖叫。后台的艺术导演、评论家、歌手代理人或任何比你地位高的人形成确定的尊卑顺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蠢才、骗子和雇佣文人。所以，后台的闲聊充满了关于败坏对手和上司的名声最终将他们赶走的故事。除了不喜欢会羞辱自己的敌人和大人物，歌剧界的人们最不喜欢的是演出中的任何失误，比如，声音走调，服装、扮相出错或表演出错等等，如果一切进行正常就没了可谈之资。一场精彩的演出会被谈论几天，而一个愚蠢的失误则会被嘲笑几十年。

我的目的是要在这书中记录下通过典型的后台世界这个万花筒所看到的那些罕为人知的剧院生活和歌剧界人物的故事，那是些互相倾轧、残酷竞争的故事。我并不想嘲笑我热爱的歌剧或歌剧界的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尽管那正好是他们自己常常做的事（当然，那是公众们听不到的）。

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警告：歌剧界流传的轶闻通常只是滑稽故事，而不是历史。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歌剧界人士在讲述那些轶闻时总习惯于修饰添加，使之更戏剧化；其次，有些故事情节，比如声称女高音歌手内利·梅尔巴^①饮用新鲜的精液以保持声带的柔韧有弹性，无疑这是编造出来的，并被她的敌人传播开去；第三，歌剧演员们记得一些俏皮话，却又常常混淆或忘记诸如是谁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什么时候说的等等细节（这正是令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恼火的事）。有些歌剧故事，像关于饰演巨

① 内利·梅尔巴(Nellie Melba, 1861—1977)，著名澳大利亚花腔女高音歌剧演员。——译者注



人的男低音拉布拉凯^①想冒充侏儒或关于罗恩格林错过了他的天鹅游艇的老掉牙的笑话^②，有三个甚至更多不同的版本，哪一个是对的？可能都不对，谁知道呢？

谈论了所有这些之后，我必须说，歌剧界人士的确值得得到更多的信任。除了爆破小组的工兵，绝少有人会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到处充斥着飞短流长，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刻会出什么错，或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这种情形发生后又能做什么呢？

几乎所有的歌剧演员都是经过了学徒期激烈的竞争，牺牲和卖力工作，才达到这一领域里的顶层。所以，为他们献身于歌剧和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脱帽向他们致敬，同时，也要感谢他们表现攻讦、人身攻击等人性劣质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表演。

好了，让我们继续，开始阅读第一章，序曲！

斯蒂芬·坦纳



① 拉布拉凯·路易吉 (Lablache Luigi, 1794—1858)，意大利男低音歌唱家。

② 这是两则演员的滑稽故事，拉布拉凯冒充侏儒的故事在本书第十章中；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并首演于 1850 年的同名歌剧《罗恩格林》中的男主角，在该剧的最后，罗恩格林破除魔法，使中了魔法的天鹅恢复人身，罗乘船隐去。

——译者注

第一章 活泼自由的序曲



歌剧界人士在退休后的闲暇日子里会谈论他们过去的时光，或是在演出后放纵地宴饮及自吹自擂，每当这种时候，他们真正达到了最登峰造极的演艺境界。

回顾一次演出后的宴饮，我看到我那些歌剧界的朋友们饥渴难耐地簇拥到某个意大利餐馆。侍者匆忙地布置好长长的餐桌，当地剧院经理把指挥安置在上座，而指挥则叫嚷着：“不，不，这位置是属于经理您的。”于是，指挥被安排在女高音和男高音之间，他们的配偶和其他食客们则移坐到长桌子的另一端，葡萄酒洒得满桌都是，人们吃着喝着，并开始嘲笑谁犯了愚蠢的错误，谁念错了台词，各种有关剧院生活离奇古怪的主题又开始鼓噪起来。



一个德国裔的男低音开始说道：“有一次，一个笨蛋男高音唱走调如此离谱，甚至连其他常会走调的男高音们都注意到了。”

“你怎么知道？”一个意大利裔男高音在一边说风凉话，“可能你的声音好过三个男低音，但你却不如一个男高音一半的聪明（笑声）。你听说过那个加拿大首席女高音吗？她吹嘘她的歌喉值 200 万美元。她的对手嘟囔说‘哦，你怎么花这笔钱呢？’”

笑声停止后，另一个人说：“在演《茶花女》时，女高音无视托斯卡尼尼^①的指挥棒，一直在卖弄她的高音区，她唱得如此之久以至于男高音的胡子都长出来了。托斯卡尼尼愤怒得像要爆发的火山，幕间休息时，他派人给她一个短笺。他说他必须和她谈谈。当他走进她的更衣室，她以为他要赞美她那非凡的歌声，便伸出她肥胖的手等他亲吻。托斯卡尼尼生气地推开她，使劲摇晃她的大号更衣遮板，愤怒地嘶嚷着‘不只是要有声音，更要有头脑！’”

到甜点上来时，笑声、妙语连珠的嘲讽和机智应答正震耳欲聋。差不多到凌晨 2 点，指挥敲着他的杯子并提议致酒：“我想，在你们谁想要离开之前，我们应该先为我那博学多识的导师弗朗茨·沙尔克^②干杯。他曾说‘每一个剧院都是疯人院，而歌剧院就是那些不可救药者的病房。’”

有些人付过自己的账走了，另一些人仍然留在这里，东一堆西一堆地站在那儿，并不急于停止他们的话题回去睡觉。最终，聊天

① 托斯卡尼尼(Toscanini Auturo, 1867—1957), 意大利著名指挥家。——译者注

② 弗朗茨·沙尔克(Franz Schalk, 1863—1931), 奥地利指挥家, 先后在伦敦科文特花园歌剧院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柏林皇家剧院、维也纳国家剧院等著名歌剧院任指挥; 萨尔茨堡音乐节创办人之一。——译者注

的人越来越少直至全部离去，有点儿清醒地闲逛在夜里新鲜的空气中，谁也不打算在中午以前起床。

是沙尔克太片面，只看到剧院不好的一面？还是真像他说得那样，歌剧院是疯人院和不可救药者的病房？也或许沙尔克说对了一半。你认为是什么？





第二章

不幸事故、失误、即兴表演 ——常规性的破坏



嗨，这儿，瞧你干得什么呀！

希特勒战争期间，许多德国剧院被空轰炸成碎片。重建于1951年的法兰克福歌剧院有一个全德国最大的旋转舞台，直径超过30码^①。每一个先锋派的戏剧导演都想知道这个舞台的旋转可能性有

① 码，英制，1码 = 3英尺 ≈ 0.914米。——译者注

多大。

有一次，排演《唐·璜》^①的导演有一个好点子：为什么不在开场时让总督大人骑一匹真正的白马在花园一幕中亮相，然后在剧终时转换场景让花园和这个骑士塑像再现。

这个主意要求总督必须在黑暗处熟练地行动，这需要瞬间快速的配合工作。两名舞台助手排练了一遍又一遍，帮他穿上沉重的戏装，再扶到马上。

初演之夜，幕启时，总督骑在白马上造型，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但到了最后一幕，所有的事情都变糟了，首先，舞台管理员找不到那匹马，接着，马蹬皮带断了，等到一切安排好，扮演总督的男低音冲到马的一边翻身上去，刚刚拿起僵绳，灯就亮了，他倒骑在马背上……



① 莫扎特创作的歌剧，1787年首演于布拉格。——译者注



开幕前一小时，重 230 磅、饰演诺尔玛^①的女高音被撤了，纤细苗条的替补演员被匆匆带到服装化妆部，他们翻遍了那里也没有找到她的戏服。只有一件可用的，是帐篷制作者奥玛尔为那位 230 磅的女高音设计的 6 号戏装，它比替补演员的身材大太多了，特别是胸部太过肥大，这个部位又不能用针线来处理，服装师冲着替补演员嚷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道具间，向他们要第 77 号道具，垫在裙子胸部，再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还有 10 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

几分钟后，女高音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看上去非常不高兴，一大片海绵橡胶从她的衣服里戳出来，下巴以下被顶起来。“噢，我的上帝呀！”服装师尖叫起来，“我说 77 号，不是 79 号！它就放在福尔斯塔夫^②的后边。”

1965 年，第一次在阿拉斯加的安克罗奇市，上演《卡门》^③，伊丽莎白·曼尼昂(Elizabeth Mannion)扮演女主角卡门。一位当地狗雪橇的驾车人扮演她的唐霍赛，后台舞美技师是个因纽特人，他是一位非常爱幻想的人。在最后一幕，当卡门被杀时，舞美技师应该把舞台升起来展示这一场景，但在首场之夜，慌张的技师按错了按钮，舞台突然下沉，结果是：卡门消失了，除了上边包厢里的人，没有人可以看见她，而卡门能看见的只是偶而从乐池里露出来的指挥棒尖。

弗洛伦萨·福斯特·詹金斯(Florence Foster Jenkinse)有一个

① 贝里尼创作的同名歌剧《诺尔玛》中的女主角，该剧 1831 年首演于米兰。

——译者注

② 福尔斯塔夫是威尔第创作的同名歌剧中的男主角，剧情取自莎士比亚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该剧 1893 年首演于米兰。——译者注

③ 比才创作并于 1875 年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译者注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嗓音。假如你听到一个抖动的女高音，音高严重不准，你怎样形容她的声音呢？有些附庸风雅的、喜欢炫耀歌唱技巧的社会名流，高音唱得虽不如她，但比猫头鹰好。没人能与詹金斯相比，她的记录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夜女王的咏叹调》的演唱^①。据她自称，她从一家铁路公司接受了一笔遗产，她可以为一年一度的独唱音乐会租卡耐基音乐厅。我们当然要感谢这家铁路公司，但由于她挑选了超过她能力的曲目，所以她的演唱令那些经常听音乐会的听众愤怒，他们带着渴望却听了如此荒唐的演唱。

有一天，詹金斯在曼哈顿的一场严重的出租车相撞事故中被撞伤，但这位出租车司机非但没有被指控，反而收到了一盒上好古巴雪茄和一封表示感谢的短笺：“感谢您制造的这个事故，我亲爱的人，我的高音C比以前更高了。”

劳利-沃尔皮(Lauri-Volpi)^②是个戏剧男高音，在罗马演出《游吟诗人》^③时，他遇到了一个幕布的问题。他挥舞着剑，唱“All’armi”这个唱段，当他刚刚达到响亮的高音C时，幕布就急速地落下来。愤怒之下，他从中扒开幕布，伸出他的头和持剑的手，继续高歌他那小号般嘹亮的高音C。

男高音朱赛佩·文迪泰利(Giuseppe Venditelli)在饰演《游吟诗人》时，在同样的时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正高举着手中的剑，幕布突然直直地掉下来，打掉了他的假发，弄糟了他在这出戏中最辉煌的一幕。

① 这段咏叹调要显示高音区的高难技巧。——译者注

② 劳里-沃尔皮·贾科莫(Lauri-Volpi Giacomo, 1892—1979)，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③ 威尔第创作并于1853年在罗马阿波罗剧院首演。——译者注